

文體明辯

五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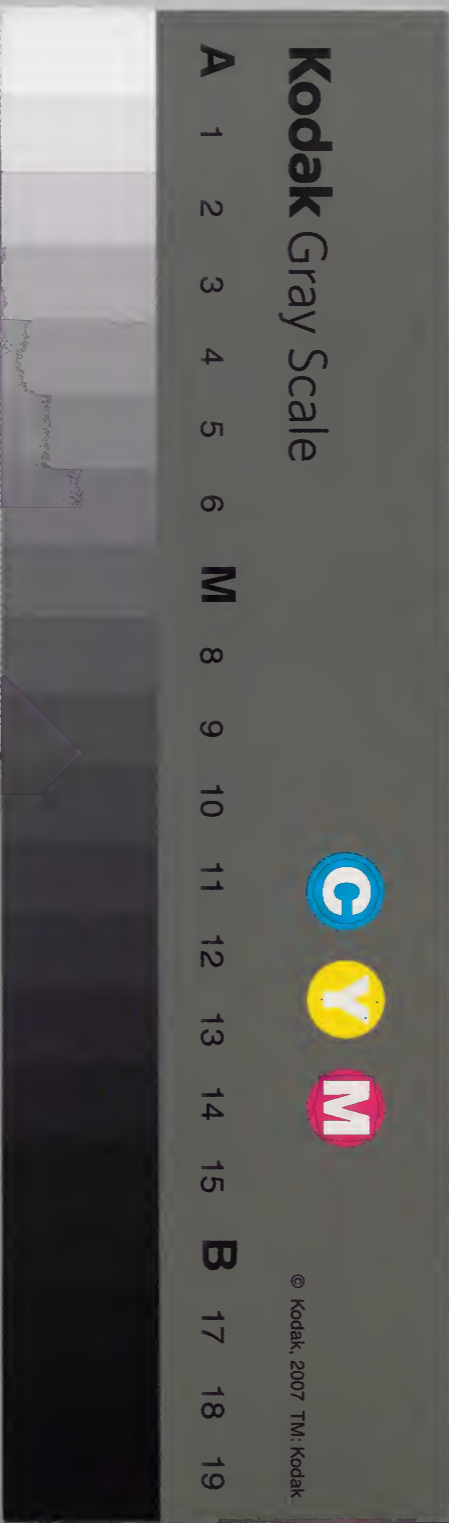
78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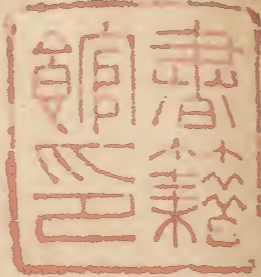
東 京 圖 書 館			
漢書門	文章類	五	架
三七	冊	八	號

漢 書 門			
六	二	一	架
二	九	四	號
七	八	一	冊

內 閣 文 庫			
漢書	六	二	架
三	九	七	號
三	九	三	冊

內 閣 文 庫			
番號	漢	6122	
冊數		78	(55)
函號		362	30





文體明辯卷之五十二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字說字說○名說字序○字解字辭○祝

按儀禮士冠三加三醮而申之以字辭後人因

之遂有字說字序字解等作皆字辭之濫觴也

雖其文去古甚遠而丁寧訓誡之義無大異焉

若失字辭祝辭則做古辭而為之者也然近世

多尚字說故今以說為主而其他亦並列焉至

於名說名序則援此意而推廣之而女子笄亦

得稱字故宋人有女子名辭其實亦字說也今

雖不行然於禮有據故亦取之以備一體云  
字說

仲兄文甫字說

宋蘇洵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群元吉曰嗟夫群者  
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  
而字公群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  
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無為我易之洵  
曰唯既而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  
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潄洄汪洋滿而上  
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太空不

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  
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  
風水之相遭乎太澤之陂也紆徐委蛇蜿蜒淪連  
安而相推怒而相陵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  
馳徐而如徊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穀其  
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汨乎順流至乎滄海  
之濱磅礴洶湧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放乎虛空掉  
乎無垠橫流逆折瀆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  
縈者如帶直者如隧奔者如蹶跳者如鷺躍者如  
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

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於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為文而不能，不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曰：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為文，刻鏤組繡，非不文也。而不可以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唯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而功成則天下以為賢，不求有言，而言則天下以為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唯吾兄可也。

宋樓助曰：此篇我物最妙，所謂大能使之，小遠能使之，近此等文字，古今自是有數。

章望之字序

宋歐陽脩

校書郎章君望之，嘗以其名望之，請字曰願，有所教，使得以勉焉。而自勗者，予為之字曰表民，而告之曰：古之君子，所以異乎眾人者，言出而為民信，事行而為世法，其動作容貌，皆可以表於民。以表於民，故紘紼纓旒冕弁，以為首容，佩玉玦環，以為行容，衣裳黼黻，以為身容，手有手容，足有足容，揖讓登降，獻酬俯仰，莫不有

容又見其寬柔溫厚剛嚴果毅之色以爲仁義之  
容服其服載其車立乎朝廷而正君臣出入宗廟  
而臨大事儼然人望而皆畏之曰此吾民之所尊  
也非民之知尊君子而君子者能自脩而尊者也  
然而行不充于內德不備於人雖盛其服文其容  
民不尊也尊也民弗名山太川一方之望也山川  
之岳瀆則字有天下之望也故君子之賢於一鄉者  
一鄉之望也賢於一國者一國之望也名烈著于  
天下者天下之望也功德被于後世者萬世之望  
也孝慈友悌達于一鄉州閭古所謂鄉先生者

一鄉之望也春秋之賢大夫若隨之季良鄭之子  
產者鄭之子產吳之季札大夫若一國之望也位于  
中而姦臣賊子不敢竊輒發于外如漢之  
大將軍霍出入將相朝廷以爲輕重天下繫其作  
爲安危如唐之裴丞相名度有者天下之望也  
其人已沒死其事已久矣矣聞其名想其人若  
不可及者夔龍稷契是也其功可以及百世  
其道可以師百王雖有賢後聖莫敢過之自謂  
及者周孔是也此萬世之望而皆所以爲民之表  
也傳曰其在賢者識其大者遠大者遠三字者有

文禮月詩卷五十二

卷五十二

日

若此數者皆可自擇而章君儒其衣冠氣剛色仁  
勉焉者也今十四字好學而有志其絜然脩乎其外而煇然充乎其內  
以發乎為文辭則又辯博放為肆而無涯作  
不是數者皆可以自擇而勉焉者也無是數至  
是固自能識夫其遠大者矣雖予何以勗焉  
第因其志廣其說為之言以塞請慶曆年仁宗三年  
六月日序

秦少游觀叙

宋陳師道

熙寧元豐並仁宗之間眉蘇公軾之守徐予以民  
事太守間見如客揚秦子過焉置醴備樂如師第

子其時予病卧里中聞其行道雍容逆者旋自論  
說偉辯坐者屬耳世以此竒之而亦以此疑之唯  
公以為傑士是後數歲從吳歸見於廣陵逆旅之  
家夜半語未卒別去予亦以謂當建侯萬里外也  
元豐之末予客東都秦子從東來別數歲矣其容  
充然其口隱然予驚焉以問秦子曰往吾少時如  
杜牧之強志盛氣好大而見竒讀兵家書乃與意  
合謂功譽可力致而天下無難事顧今一虜有可  
勝之勢願效至計以行天誅回幽夏之故墟弔唐  
晉之遺人流聲無窮為計不朽豈不偉哉於是字

以太虛以導吾志今吾年至而慮易不待蹈險而悔及之願還四方之事歸老邑里如馬少游於是字以少游以識吾過嘗試以語公又以為可於子何如予以謂取善於人以成其身君子偉之且失二子或進以經世杜牧或退以存身馬少可與為仁矣然行者難工處者易持牧之之智得不若少游之拙失也子以倍人之材學益明矣猶屈意於少游豈過直以矯曲邪子年益高德益大予將屢驚焉不一再而已也雖然以子之才雖不效於世世不子棄予意子終有萬里行也如余之愚莫宜

於世乃當守丘墓保田里力農以奉公上謹身以訓閭巷生稱善人死表於道曰處士陳君之墓或者天祚以年見子功遂名成奉身以還王侯將相高車大馬祖行帳飲於是乘庫御駑候子上東門外舉酒相屬成公知人之名以為子賀蓋自此始宋樓昉曰有意氣而不越繩尺守規矩而不失筭步可謂兼之矣

字解

劉景烈字解

宋劉敞

劉侯外戚公子也而過人者三其弓七鈞而射百步末可以斃牛其兵無長短劍無單復應敵施巧

文體明辨卷五十一 字辭  
倏忽不可知如神其居士大夫間而恂恂不失節  
似儒者其予是以嘉之夫士有英邁之氣而非功  
名之時則略為不用資功名之時而無信任之勢  
則效為不見今劉侯其天材多矣又有肺腑之親  
而四方夷狄尚多恣睢者設使因其時奮其氣功  
名豈遂少哉而久處未試予是以惜之他日因燕  
飲酒言曰吾名永年而字昌齡以為釋可也以為  
訓則不可幸有以易之予曰然使貴而可以永年  
則安有齊梁之君使富而可以永年則安有范中  
行之臣齊梁之貴范中行之富而忽然不聞彼可

以求年者安在哉在功名而已矣天地無窮而人  
之生有涯以夫有涯遊無窮之中而無以自別也  
蠢然作蟄然止則已矣雖萬物何辨焉嗟乎此智  
勇士捐筋力忘利害而不顧以求就功名者也故  
一託於義而終身安之金石象其聲丹青狀其貌  
簡策叙其實若是可以永年矣字子以景烈如何  
座客相和唱善劉侯拜且謝曰謹受教請銘之心  
不敢須臾忘因序其語授之

字辭

虞采虞集字辭

元吳澄



著雍困敦戊子年也相月七月為如三月名正月為陬二月  
月為鼻六月為且七月為相八月為病四月為余五月  
為玄寸月為陽十二月為華十二月為共九月為除九月六莫  
初六也虞氏二子中突而成既加元服乃敬其名字  
采曰受字集曰生采也維孟集也維伯爰加爾字  
用最爾德孰采孰受忠信於禮孰集孰生道義於  
氣韻不叶禮喻夫采受者其本如繪之初質以素  
粉義在天集生者其効如耘之熟苗以長茂予告  
汝采自誠而明行有餘力一貫粗精予告汝集自  
明而誠及其成功四體充盈念念一實表裏無偽  
言動威儀浸浸可備事事一是俯仰無作盛大周

流進進罔覺采匪詞華集匪辯博希賢希聖爾有  
家學相門有嗣禮義有傳是究是圖毋忝爾先

祝詞

字朱元晦祝詞

宋劉子翬

冠而欽名粵惟古制朱氏子熹幼而騰異交朋尚  
焉請祝以字字以元晦表名之義木晦於根春容  
曄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昔者曾子稱其友曰有  
若無實若虛不斥厥名而傳於書雖百世之遠也  
揣其氣象知顏氏如愚迹參並遊英馳俊驅豈無  
他人夫誰敢居自諸子言志回欲無伐一宣於聲

終身弗越陋巷闇然其光烈烈從事於茲惟參也  
無慚貫道雖一省身則三來輔孔門翱翔兩駿學  
的欲正吾知斯之為指南惟先吏部熹父松為文  
儒之粹彪炳育珍又華其繼來茲講磨融融熹熹  
真聰廓開如原之方駛疾也望洋渺瀰老我縮氣  
古人不云乎純亦不已悵友道之衰變切切而唯  
唯子德不日新則時予之恥勿謂此耳充之益充  
借曰合矣宜養於蒙言而思瑟動而思躡凜乎惴  
惴惟顏曾是畏

名說

名二子說

宋蘇洵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為者雖然  
去軾則吾未見其為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  
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轍不與焉  
雖然車仆馬弊而患不及轍是轍者乎有善處禍  
福之間轍乎吾知免矣宋樓昉曰此說字數不多  
此文字之妙也觀此老之所以逆料二子者終身  
不差毫釐抑其智有過人者又不特文字之妙而  
已

名序

鄭荀改名序

宋歐陽脩

三代之衰學廢而道不明然後諸子出自老子厭周之亂用其小見以為聖人之術止於此始非仁義而詆聖智諸子因之益得肆其異說至於戰國蕩而不反然後山淵齊秦堅白異同之論興聖人之學幾乎其息最後荀卿子名况獨用詩書之言衷異扶正著書以非諸子尤以勸學為急荀卿楚人嘗以學于諸侯不用退老蘭陵楚人尊之及戰國平三代詩書未盡出漢諸大儒賈生名誼司馬遷之徒莫不盡用荀卿子蓋其為說最近於聖人而然也榮陽鄭昊少為詩賦舉進士已中第遂棄之曰

此不足學也始從先生長者學問慨然有好古不及之意鄭君年少而性淳明輔字有以彊力之志得其是者而師焉無不至也將更其名數以請予使之自擇遂改曰荀於是又見其志之果也夫荀卿者未嘗親見聖人徒讀其書而得之然自子思孟子已下意皆輕之使其與游夏並進於孔子之門吾不知其先後也世之學者苟如荀卿可謂學矣而又進焉則孰能禦哉余既嘉君善自擇而慕焉因為之字曰叔希且以勗其成焉

女子名字說

黃氏三女甥名說 宋游九言

黃氏三女甥，將適矣，求名字於老舅游某。因思曰：古之女子，罕用名著。若姒、任、姬、姜，皆氏也。大略不名，再思如曰：姜嫄曰簡狄，曰姒，已說者固以為名號，則是古嘗有之矣。漢以後，若班氏、女昭、蔡氏、女琰、蘇氏、女蕙，以其通習文墨，又皆有字焉。去古既遠，語言漸廢，况今世乎？名而字之，或存訓戒，亦可也。雖然，而毋固已名。若輩曰：華、明、柔矣。今其既沒，女安敢忘，而余安可易哉？其為汝次之，長曰伯華，華必務實，命之曰全真。次曰仲明明，不欲耀命。

乏曰黃鞞，是二者君子制行循然，矧居閭內乎？次曰季柔柔者，坤之德而婦之本也。其命曰德本，嗚呼觀而毋名，若之意蓋有在矣。余著其義，無他，惟即而毋之，訓申之也。三甥志之行狀。

按劉勰云：狀者貌也。禮貌本原，取其事實，先賢表謚並有行狀。狀之大者也。漢丞相唐曹傳朝，幹始作楊元伯行狀。後世因之，蓋具死者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壽年之詳，或牒考功太常使議謚，或牒史館請編錄，或上作者乞墓誌碑表之。

類皆用之而其文多出於門生故吏親舊之手以謂非此輩不能知也其逸事狀則但錄其逸者其所已載不必詳焉乃狀之變體也

正體  
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支度度無支字營田汴宋亳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贈太傅董公行狀

唐韓愈

曾祖仁琬皇梁州博士祖大禮皇贈右散騎常侍父伯良皇有皇任開州新贈尚書左僕射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宣皇帝肅宗居原州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為文任翰林之選以有既聞召見拜秘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為學士三年出入左右天子以為謹愿賜緋魚袋累升為衛尉寺丞出翰林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為揚州詔以公為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御史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內

供奉由殿中為侍御史入尚書省為主客員外郎  
由主客為祠部郎中先皇帝宗代時兵部侍郎李涵  
如回紇立可敦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為  
判官回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壇取復一作回紇力  
焉約我為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  
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公公與為一作之言曰我之  
復土壇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而字無與爾為市  
為賜不既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  
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教字無下詔禁侵犯諸  
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

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其字無眾皆環公拜  
既又相率南面序拜皆兩舉手曰不敢復復字無  
意大國自回紇歸拜司勳郎中未嘗言回紇之事  
遷秘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為左金吾衛  
將軍今上宗德即位以大行皇帝宗代山陵出財賦拜  
太府卿由太府為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  
事三司使選擢才俊有威風始公為金吾未盡一  
月拜太府九日又為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  
請以公為華州刺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  
軍使失此之亂加御史大夫詔至于上所又拜國

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恒州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紇之師助亂人字有大公既至恒州恒州即自奉詔出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反上如梁州懷光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公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寬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為朱泚臣乎彼為臣而昔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既為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

者也故字無求其同罪而與之比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餘字有雖有大過猶將捨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懷光後竟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踈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温然故有言於人無不信字有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大

金吾爲尚書左丞又爲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作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下天下無復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記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拜禮部尚書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爲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

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僚賀中書侍郎平章事實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事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既受命皆先日習儀于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逡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其事於是南面宣致詔前事已復位進退甚詳爲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入謝有遷上語問日晏移時復有入謝者上喜曰董某疾且損矣出語入曰董公且復相既二日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畿汝州州字無都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仍爲兵部尚書由兩字無留守未盡

文選月詩卷五十一

丁夫

十一



五月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  
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支度  
營田汴宋毫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汴州自太曆  
年號來多兵事劉玄佐益其師至十萬玄佐死子  
士寧代之政遊無度其將李萬榮乘其政也逐之  
萬榮為節度使字有一年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  
求殺萬榮不剋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乃  
復欲為士寧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  
執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誅至惟恭權軍事公既  
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弘景韓愈實從不以兵衛及

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為公懼或勸公止以待有  
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  
田明日食中牟逆者至宿八角明白惟恭及與作  
諸將至遂逆以入及郭三軍緣道謹聲庶人壯者  
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居初玄佐死吳湊代之  
及鞏聞亂歸士寧萬榮皆自為而後命軍士將以  
為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  
既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為以告曰公無為惟恭喜  
知公之無害已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  
人也聞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

年號初玄佐遇軍士厚士寧懼復加厚焉至萬榮  
如士寧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于惟恭每  
加厚焉故士卒驕不能禦則置腹心之士幕於公  
庭廡下挾弓執劍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  
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明日  
皆罷之貞元年德宗十二年七月也八月上命汝州  
刺史陸長源為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自左司  
郎中為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  
侍御史為檢校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孟叔度自  
殿中侍御史為檢校金部員外郎支度營田判官

職事脩人俗化嘉禾生白鵲集蒼烏來巢嘉瓜同  
蒂聯實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威懷有所疑  
輒使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有  
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  
不先定至于他日事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  
三日薨于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  
楊於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有知公之將薨也  
命其子三日歛既斂無既斂二字而行於行之四日汴  
州亂故君子以公為知智作久公之薨也汴州人  
歌之曰濁流洋洋有闢其郭闔道謹呼公來之初

今公之歸公在喪車又歌曰公既來止東人以完  
今公歿矣人誰與安始公為華州亦有惠愛人思  
之公居處恭無妄勝不飲酒不諂笑好惡無所偏  
與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曰吾志於教化  
享年七十六階累升為金紫光祿大夫勳累升為  
上柱國爵累升為隴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  
人後娶京兆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溪全  
素解全道全素皆上所賜名全道為秘書省著作  
郎溪為秘書省秘書郎全素為大理評事解為太  
常寺太祝皆善士有學行謹具歷官行事狀伏請

牒考功并牒太常議所謚牒史館請垂編錄謹狀  
貞元十五年五月十八日故吏前汴宋亳穎等州  
觀察推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韓愈狀篇內  
懷光事大  
似在氏  
唐故秘書少監陳公行狀  
唐柳宗元

五代祖某陳宜都王  
曾祖某皇會稽郡司馬  
祖某皇晉陵郡司功參軍  
父某皇右補闕翰林學士贈秘書少監

某州某縣某鄉某里陳京年若干狀

公姓陳氏自潁川來隸京兆萬年胃貴里諱京既  
冠字曰慶復舉進士為太子正字咸陽尉太常博  
士左補闕尚書膳部考功員外郎司封郎中給事  
中祕書少監自考功以來凡四命為集賢學士德  
宗登遐公病痼輿曳就位備哀敬之節由是滋甚  
遂以所居官致仕貞元德宗年號二十一年四月二十  
五日終于安邑里妻黨之室伯兄前監察御史瑞  
仲兄前大理評事甚以公文行之大者告于嘗吏  
于公者使辭而陳之大曆代宗年號中公始來京師中

書常舍人哀楊舍人炎讀其文驚以相視曰子雲  
之徒也常以兄之子妻公由是名聞遊太原太原  
尹喜曰重客至矣授館致餼厚以泉布獻焉公曰  
非是為也某嘗為北都賦未就願即而就焉其官  
室城郭之大河山之富關閑之壯與其土疆之所  
出風俗之所安王業之所興苟得聞而觀之足矣  
若曰受大利是以利來蓋異前志也吾不能敢辭  
遂逆大河踰北山音房伴而歸賦成果傳天下為  
咸陽尉留府庭主文章決大事得其道為博士舉  
疵禮脩墜典合于大中者眾焉涇人作難公徒行

以出奔問官守段忠烈名秀之死上議罷朝七日  
宰相曰不可方居行宮無以安天下公進曰是非  
宰相之言天子褒大節哀大臣天下所以安也况  
其特異者乎上用之其勤勞侍從謀議可否時之  
所賴者大巡狩告所作至上行罪已之道焉曰凡  
我執事之臣無所任罪予惟不謹於理而有是也  
將復前之為相者杞盧公曰天子加惠羣臣而引慝  
焉德至厚也而為相者復是無以大警于後且示  
天下率其黨爭之上變於色在列者咸恟而退公  
大呼曰趙需等勿退遂進而盡其辭焉不果復上

迎訪太后沈間數歲外頗怠其禮公密疏發之天  
子感悅焉初禮部試士有與親戚者則附于考功  
莫不陰授其旨意而為進退者及公則否卓然有  
有司之道不可犯也太廟闕東向之禮且久矣公  
自為博士補闕尚書郎給事中凡二十年勤以為  
請殷祭之不墜繫公之忠懇是賴故有赤紱銀魚  
之報焉昭陵太宗山峻而高寢宮在其上內官懲  
其上下之勤輓汲之艱也謁于上請更之上下其  
議宰相擢承而諷之召官屬使知其請公曰斯本  
宗之志也其儉足以為法其嚴足以有奉吾敢顧

其私容而替之者也。奏議不可上，又下其議。凡是公者六七十人，其餘皆曰：「更之便。」上獨斷焉，曰：「京議得矣。」從之。在集賢奏秘書官六員，隸殿內而刊校。益理納資為胥而仕者罷之。求遺言，凡增繕者乃作藝文新志，制為之名曰貞元御府羣書新錄。始御府有食本錢月權，其贏以為膳，有餘則學士與校理官頒分之。學士常受三倍，由公而殺其二。書史之始至，入禮幣錢六十緡，亦皆分焉。公悉致之，官以理府署作書閣，廣羣官之堂，不取於將作少府而用大足。居門下簡武官議典禮，上以為能，益

器之與信臣議，且致相位。遇公有惑也，狂疾使視之，疾甚不能知人，遂不用。用鄭吏部名瑜、高太常名郢為相，而以祕書命公，所以示優之也。公有文章若干卷，深茂古老，慕司馬相如揚雄之辭，而其詰訓多尚書爾雅之說，紀事朴實不苟，悅於人世，得以傳其藁。其學自聖人之書，以至百家諸子之言，推黃帝炎帝之事，涉歷代洎國朝之故實，鉤引貫穿，舉大苞小，若太倉之蓄，崇山之載，浩浩乎不可知也。豈揚子所謂仲尼駕也？說者邪？夫忠烈之褒也，相府之有誠也，太廟之東向也，昭陵之丕更其故

也官守之不可奪也立言之不可誣也利之不苟就也害之不苟去也其忠類朱雲其孝類顏考叔廉類公儀休而又文以文之學以輔之而天子以為之知既得其道又得其時而不為公卿者病也故議者咸惜其始而哀其終焉公之喪凡五十四日而夫人又沒毀也夫人之父曰偕司農卿祖曰某贈太子太保宗元故集賢吏也得公之遺事於其家書而授公之友以誌公之墓謹狀求貞亦德宗年號元年八月五日尚書禮部員外郎柳宗元狀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行狀

宋王安石

公諱絳字希深其先陳郡陽夏人以試秘書省校書郎起家進士甲科守太常寺奉禮郎七遷至尚書兵部員外郎以卒嘗知汝之賴陰縣校理秘書直集賢院通判常州河南府為開封府三司度支判官與脩真宗史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最後以請知鄧州遂葬於鄧年四十六其卒以寶元宗仁號二年公以文章貴朝廷藏於家凡八十卷其制誥世所謂常名揚元名稹白名居不足多也而有政事材遇事尤劇尤若簡而有餘所至輒大興

學舍莊懿真宗妃李氏明肅真宗后劉氏太后起二陵於

河南不取一物於民而足皆公力也後河南聞公

喪有出涕者諸生至今祠公像於學鄧州有僧某

誘民男女數百人以昏夜聚為妖積六七年不發

公至立殺其首弛其餘不問又欲破美陽堰廢職

田復召信臣故渠以水與民而罷其歲役以卒故

不就於吏部所施置為後法其在朝大事或諫小

事或以其職言郭皇后仁宗失位稱詩白華以諷

爭者貶公又救之嘗上書論四民失業獻大寶箴

議昭武皇帝宋史太祖父也是為宣祖不宜配上帝請

罷內作諸奇巧因災異推天所以譴告之意言時

政又論方士不宜入官請追所賜詔又以為詔令

不宜偏出數易請繇中書密院然後下其所置言

甚眾不可悉數及知制誥自以其近臣上一有所

不聞其責今豫我言前此責尚愈慷慨欲以論諫為

已事故其葬也廬陵歐陽公脩名銘其墓尤嘆其不

壽用不極其材云卒之日歐陽公入哭其堂施無

新衣出視其家庫無餘財蓋食者數十人三從孤

弟姪姪皆在而治衣櫛纒二婢平居寬然貌不自

持至其敢言自守矯然壯者也謝氏本姓任自受



氏至漢魏無顯者而盛於晉宋之間至公再世有  
名爵於朝而四人皆以材稱於世先人與公皆祥  
符真宗年號八年進士而公子景初等以歷官行事來  
曰願有述也將獻之太史謹撰次如右謹狀  
變體

段太尉逸事狀

唐柳宗元

太尉始為涇州刺史時代宗大曆十二年汾陽王郭子儀以  
副元帥居蒲王子晞音希汾陽之子為尚書晞為左常侍不為尚  
書此恐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邠音彬縱士卒無賴邠  
人偷嗜暴惡者卒一作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

吏不得問日羣行丐取於市不嗾音快也輒奮擊折  
人手足椎釜高甕盎盈一作蔡音道上把一作臂  
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  
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  
子以生人付一作公理也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  
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其為涇州甚  
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  
以都虞候命其者能為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  
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  
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太尉

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槩上植市門外晞一營  
 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  
 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  
 去解佩刀選老蹙音福跛也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  
 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  
 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指晞固負若屬邪指晞副元  
 師指子固負若屬邪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為白尚  
 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勲塞天  
 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暴且亂亂天子邊  
 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州人惡子弟以貨竄

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  
 尚故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  
 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  
 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  
 還火伍中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草  
 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  
 來遂卧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旦俱  
 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太  
 尉在涇州為管田官涇大將焦令謏取人田自占  
 數十頃給與農具曰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

農以告謀謀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  
 急且飢死無以償即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異使  
 以求諭謀謀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邪何敢言  
 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與來庭中太  
 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  
 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  
 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  
 見謀大罵曰汝誠人邪潭州野如赭音者赤土也人且  
 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太  
 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

汝又取不恥凡為人傲天災犯太人擊無罪者又  
 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  
 愧奴隸邪謀雖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  
 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  
 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  
 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疋太尉壻韋晤堅拒不得  
 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  
 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  
 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之有字  
 其封識音具存

述  
按字書云述譏也纂譏其人之言行以俟考也  
其文與行狀同不曰狀而曰述亦別名也此體  
見諸集者不多姑錄一首以為式云

先大夫述

宋王安石

王氏其先出太原今為撫州臨川人不知始所以  
徙其後有隱君子某生某以子故贈尚書職方員  
外郎職方生衛尉寺丞某公考也公諱某益始字  
捐之年十七以文干張公詠張公奇之改字公舜  
良祥符<sub>真宗</sub>八年得進士第為建安主簿時尚少

縣人頗易之既數月皆畏翕然令賴以治嘗疾病  
闔縣為禱祠縣人不時入稅州咎縣公曰孔目吏  
尚不時入稅貧民何獨為邪即與校至府門取孔  
目吏以歸杖二十與之期三日盡期民之稅亦無  
不入自將已下皆側目為判官臨江軍守不法公  
遇事輒据爭之以故事一政吏為文書謾其上至  
公輒閱軍有蕭灘號難度以腐船度輒返吏呼公  
為判官灘云豪吏大姓至相與出錢求轉運使下  
吏出公領新淦縣縣大治今三十年吏民稱說如  
公在改大理寺丞知廬陵縣又大治移知新繁縣

改殿中丞到縣條宿姦數人上府流惡處自餘一  
以恩信治之嘗歷歲不答下人知韶州改太常博  
士尚書屯由員外郎夷越無男女之別前守類以  
為俗然即其得可已皆弗究公曰同是人也不可  
瀆其倫夫所謂因其俗者豈謂是邪凡有萌孽一  
切擿矜窮治之時未幾男女之行于市者不敢一  
塗胡先生瑗為政範亦掇公此事部縣翁源多虎  
公教捕之民言虎自斃者五令斷虎頭輿致州為  
頌以獻公摩輿者出以頌還令其不喜恠不以其  
道說之不說也如此蜀効忠士屯者五百人代不

到謀叛韶小州即有變無所可枝梧佐吏始殊恐  
公不為動獨捕其首五人即日斷流之護出之界  
上劫佐吏固爭請付獄既而聞其徒謀若以首赴  
獄當夜劫之以叛眾乃愈服公完營驛倉庫建坊  
道隨所施設有條理長老言自嶺海服朝廷為吾  
置州守未有賢公者丁衛尉府君憂服除通判江  
寧府閱兩將一以府倚公辨寶元二年二月  
二十三日以疾棄諸孤官下享年四十六公於忠  
義孝友非勉也官游常奉親行獨西川以遠又法  
不聽在新繁未嘗劇飲酒歲時思慕哭殊悲其自

奉如甚嗇者異時悉所有又貸於人治酒食須以  
 娛其親無秋毫愛也人乃或以為奢居未嘗怒咎  
 子弟每置酒從容為陳孝悌仁義之本古今存亡  
 治亂之所以然甚適其自任以世之重也雖人望  
 公則亦然卒之官不充其材以矢嗚呼其命也母  
 謝氏以公故封末安縣君娶某氏封長壽縣君子  
 男七人女一人適張氏處兩人將以其月日葬某  
 處子某等謹撰次公事如右以求有道而文者銘  
 焉以取信於後世

墓誌銘一

按誌者記也銘者名也古之人有德善功烈可  
 名於世歿則後人為之鑄器以銘而俾傳於無  
 窮若蔡中郎名邕集所載朱公叔名穆鼎銘是已至  
 漢杜子夏始勒文埋墓側遂有墓誌後人因之  
 蓋於葬時述其人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壽年卒  
 葬日月與其子孫之大略勒石加蓋埋于壙前  
 三尺之地以為異時陵谷變遷之防而謂之誌  
 銘其用意深遠而於古意無害也迨夫末流乃  
 有假手文士以謂可以信今傳後而潤飾太過  
 者亦往往有之則其文雖同而意斯異矣然使

正人秉筆必不肯徇久以情也至論其題則有  
曰墓誌銘有誌有銘者是也曰墓誌銘并序有  
誌有銘而又先有序者是也然云誌銘而或有  
誌無銘或有銘無誌者則別體也曰墓誌則有  
誌而無銘曰墓銘則有銘而無誌然亦有單云  
誌而卻有銘單云銘而卻有誌者有題云誌而  
卻有銘題云銘而卻有誌者皆別體也其未葬  
而權厝者曰權厝誌曰誌某殯後葬而再誌者  
曰續誌曰後誌河東柳先生集載故連州員外  
司馬凌君墓後誌是也今不錄  
歿于他所而歸葬者曰歸附誌河東集載先夫  
人河東縣太君

歸附誌是錄葬于他所而後遷者曰遷附誌河東  
也今不錄葬于他所而後遷者曰遷附誌河東  
叔妣陸夫人遷附誌是也今不錄刻於蓋者曰蓋石文刻於磚  
者曰墓磚記曰墓磚銘河東集載下殤女子小  
墓磚銘是書於木板者曰墳版文唐與撰陶賦  
也今錄曰墳版文又有曰葬誌河東集載  
墳版文并序曰墓版文又有曰葬誌河東集載  
是也今不錄曰誌文無誌有銘者則江文通集所  
五葬誌是錄載宋故尚書左丞孫緬等墓  
也今不錄曰誌文載宋故尚書左丞孫緬等墓  
誌文是錄有誌有銘者則河東集載故尚書  
部侍郎王君先夫夫人河間劉氏誌文是也今  
皆不錄曰墳記河東集載韋夫夫人  
錄曰墳記河東集載韋夫夫人  
錄曰墳誌曰墳銘  
曰擲銘曰埋銘朱文公集載女  
錄其在釋氏則  
有曰塔銘曰塔記唐文粹載劉禹錫撰牛頭山  
第十一祖融大師新塔記是也

文林明詳卷五十一

三十一

錄不凡二十題或有誌無誌或有銘無銘皆誌  
銘之別題也其為文則有正變二體正體唯叙  
事實變體則因叙事而加議論焉又有純用也  
字為節段者有虛作誌文而銘內始叙事者亦  
變體也若夫銘之為體則有三言四言七言雜  
言散文有中用兮字者有末用兮字者有末用  
也字者其用韻有一句用韻者有兩句用韻者  
有三句用韻者有前用韻而未無韻者有前無  
韻而未用韻者有篇中既用韻而章內又各自  
用韻者有隔句用韻者有韻在語辭上者有

字隔句重用自為韻者有全不用韻者其更韻  
有兩句一更者有四句一更者有數句一更者  
有全篇不更者皆雜出於各篇之中難以例列  
故今錄文致辯但從題類仍分正變稍以職官  
處士婦人為次而銘體與韻則略序之庶學者  
有考云

墓誌銘上

尹師魯墓誌銘

宋歐陽脩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  
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



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  
 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  
 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為文章簡而有法博學  
 強記通知今古今作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  
 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為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  
 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無勇於敢為其所以見  
 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師魯  
 少舉進士及第為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  
 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  
 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名曙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

勘遷太子中允大章閣待制范公名仲淹名仲  
 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  
 俱貶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  
 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太將葛  
 懷敏奏起為經略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為  
 經略使韓公琦名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  
 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  
 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部署  
 坐城水洛與邊臣將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  
 為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

太子中允

三十一

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為叙  
 燕息戈二篇行于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  
 在其間故其論議益一作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  
 詳其為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  
 害又欲訓士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為禦戎長久之  
 策皆未及施為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  
 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  
 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  
 按軍法斬之而不一作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  
 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以公使錢貸部將貶崇信七十一字一作自盜

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昇至南  
 陽求醫疾革隱一作兀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  
 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  
 師魯娶張氏其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  
 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  
 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三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  
 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  
 于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一作皆往賻之  
 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其年某月某日葬  
 于先塋之次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

文獻通考卷五十一

墓誌銘一

三十二

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曰

藏之深固之密結莫石可朽銘不滅言公自註云誌

識與不識皆知師魯文學議論材能則文略故條析  
其論之高材能之美不言可知又恐太略故條析  
其事再述于後述其美則曰簡而有法述其學則  
曰通知古今而矣隨其議論則曰是是非非務盡其道  
理不荀止而矣隨其議論則曰是是非非務盡其道  
兵興使在陝西尤深知其材能及施為而元是臣  
師魯得罪使天下之人盡知師魯材能此三者皆  
君子之極美然在師魯猶為未事其大節乃篤於  
仁義窮達禍福不媿古人其論范公而自請同與  
臨死而語不及私是已遂言其為仇人挾情論告  
以貶死又言其死後妻孥困窮之狀欲使後世知  
有如此人以此事發死至其於妻孥之及困窮所  
以深痛死者而切責當世君子致斯人之及此也  
春秋之意責之愈切則其言愈緩君子借老是也詩

必號之天呼屈然後為師魯稱怨也故於其銘文但  
云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名不滅意謂舉世無可  
告語但深藏牢埋此銘使不朽則後世必有知  
師魯者其語愈緩其意愈切詩人之義也而世之  
無識者乃有異議豈足聽哉○右銘三言

唐朝散大夫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孔子三十

墓誌銘 唐韓愈

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戡字君勝從  
史為不法君陰爭聲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  
史羞面頸類一作發赤抑首伏氣不敢出一語以對  
立為君更令改章辭者前後累數十坐則與從史  
說古今君臣父子道順則受成福逆輒危辱誅死

且字有曰公當為彼不得為此從史常聳聽喘汗居  
 五六歲益驕有悖語君爭無改悔色則悉引從事  
 空一府往爭之從史雖羞退益甚君泣語其徒曰  
 吾所為止於是不能以有有以作加矣遂以疾辭去  
 卧東都之城東酒食伎樂之燕不與當是時天下  
 以為賢論士之宜在天子左右者皆曰孔君孔君  
 云會宰相李公甫名吉鎮揚州首奏起君君猶卧不  
 應從史讀詔曰是故舍我而從久邪即誣奏君前  
 在軍有其事上憲宗曰吾知之矣奏三上乃除君衛  
 尉丞分司東都詔始下門下給事中呂元膺封還

詔書上使謂呂君曰吾豈不知甚也行用之矣明  
 年元和憲宗五年正月將浴臨汝之湯泉壬子至  
 其縣食遂卒年五十七公卿大夫士相弔於朝處  
 士相弔於家君卒之九十六日詔縛從史送闕下  
 數以違命流于日南遂詔贈君尚書司勳員外郎  
 蓋用嘗欲以命君者信神讀曰其志其年即五月  
 甲申從葬河南府字有河陰縣字有之廣武原君於為  
 義若嗜欲勇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處如  
 怯夫然始舉進士及有第自金吾衛錄事為大理  
 評事佐昭義軍師字有軍帥李長死從史自其軍諸

將代為帥請君曰從史起此軍行伍中凡在幕府  
唯公無分寸私公苟留唯公之所欲為君不得已  
留一歲再奏自監察御史至殿中侍御史從史初  
聽用其言得不敗後不聽信惡益聞君棄去遂敗  
祖某某官贈某某官父某某官贈某某官君始娶弘農  
楊氏女卒又娶其舅宋州刺史京兆韋岷女皆有  
婦道凡生一男四女皆幼前夫人從葬舅姑兆次  
卜人曰今茲歲未可以祔從卜人言不祔君母兄  
幾尚書兵部員外郎毋弟戢殿中侍御史以文行  
稱朝廷將葬以韋夫人之弟前進士楚材之狀授

愈曰請為銘銘曰

允義孔君茲惟其藏更千萬年無敢壞傷

梅聖俞墓誌銘

宋歐陽脩

嘉祐年號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卧  
城東汴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  
屬路不絕城東之人市者發行者不得往來咸驚  
顧相語謂曰茲坊所居居無所大人誰邪也  
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大  
夫又走弔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且舊者相與  
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卹其家

東坡全集卷之三十一 墓誌銘 三十一

六月甲申其孤子一作增增字無載其柩南歸以明年正月丁丑葬于其所城鎮雙歸山陽聖俞字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堯臣宣州人也自無自其家世頗晉字有能詩而從叔一作父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童兒兒一作童野叟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義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以用自矜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為清麗閑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恠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於他文章皆可喜

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聖俞為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謔一發字有於詩然用以為驩而不怨對可謂君子者也初在河南時字有王文康公曙見其文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在館閣嘗一召試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鼎等十餘人列言于朝曰梅某經行脩明願得留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為雅頌風雅以訶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二年冬給于太廟御史中丞韓絳言天子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

唯梅某為宜亦不報聖俞初以從父蔭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河陽三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鹽稅簽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求濟倉國子監直講累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謬乃命編脩唐書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有九曾祖諱遠祖諱逸皆不仕父諱讓太子中舍致仕贈職方郎中母曰仙遊縣太君束氏又曰清河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封南陽縣君再娶刁氏封某平恩縣君子男五人曰增曰堉曰垓曰堉曰堉

兒一早卒女二人長適太廟齋郎薛通次尚幼聖俞學長於毛氏詩為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注孫子十三篇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死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為知言銘曰  
不戚其窮不困其鳴不躓于艱不履于傾養其和平以發厥聲震越渾鎗眾聽以驚以揚其情以播其英以成其名以告諸冥

貞曜先生墓誌銘 唐韓愈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貞曜先生

孟氏卒無子其配鄭氏以告愈走位赴一作泣哭且召  
 張籍會哭明日使以錢如東都供葬事諸嘗嘗一作  
 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氏遂以書告興元尹故相  
 餘慶鄭姓閏月樊宗師使來弔告葬期徵銘愈有於  
 愈哭曰嗚呼吾尚忍銘吾友也夫興元人無一作以  
 幣如孟氏賻且來商家事謂孟郊家事樊子使來速銘  
 曰不則無以掩諸幽乃序而銘之先生諱郊字東  
 野父庭玠彬音娶裴氏女而選為崑山尉生先生及  
 二季艷鄧而卒先生生六七年端序則見有法長  
 而愈騫涵而揉之一作內外完好色夷氣清可畏

而親及其為詩劇傷也音貴也自鉢音木長心及迎縷解  
 鉤草棘句指音也擢胃腎皆盡神施鬼設間見層  
 出唯其大翫於詞而與世抹掃滅也人皆劫劫我  
 獨有餘有以後時開一作先生者曰吾既擠  
 而與之矣其猶足存邪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  
 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即去間四年又以字  
 命來選為溧陽尉迎侍溧上去尉二年而故相鄭  
 公即餘尹河南奏為水陸轉字有運從事試協律郎  
 親拜其母於門內內字無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  
 興元軍奏為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某其妻行之



興元元三無之興次于閩音聞鄉暴疾卒年六十四買棺以斂以二人興歸音歸鄞音鄞皆在江南十月庚申樊子合音合凡贈賻而葬之洛陽東其先人墓左以餘財附其家而供祀祀三無而供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於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况士哉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明皆曰然遂用之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於世次為叔父由給事中觀察浙東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銘曰

於戲貞曜維執持一作不倚此句平聲無此句下句之維

出不訾貲同不貲也維卒不施以昌其詩

唐故邕管招討副使試大理司直兼貴州刺

史鄧君墓誌銘 唐柳宗元

君諱某字某南陽人漢司徒禹之世也曾祖倚皇連州普城令祖少立皇滄州司馬考邕皇左武衛兵曹參軍惟君敏給以御下廉忠以承上幹蠱之稱洽於諸侯信謹之跡彰于所蒞故自始仕以至沒世未嘗無聞焉初以試太常寺奉禮郎更職於劔南湖南江西前後連帥咸器其能以柄於事於劔南使韋臯則亭也擬閱實以循官刑盡哀敬之

情致淑問之頌，寬猛之適，克合于中。於湖南佐觀，察使楊則外按屬城內，專平準，蒞非礦同，見人錫右之地。參見氏鼓鑄之功，溢山告祥，國用益贍，吏無並。曠緣以巧法，人無怨讟，以苦役凡處斯職，莫能加焉。於江西使亦作觀察，則旁緝傳置，下繩支郡，俾無有異政。以一於詔條，財賦之重待君而理。章法無何，邕州經略使路公恕奏，署試大理評事兼貴州刺史，參帷幕之任。董龜印虎符也之威，夷俗敬愛，黃面受事，朝廷將以武定南服，命安南大校御史中丞趙良金為邕州復，以君兼招討判官，錄其異

能奏加司直，昇招討副使，兼統橫廉貴三州事。在茸貌亂之下，直道有立，獷犷悍之內，義威必行，賦增而不擾，法一而無憾。然以憂慄間前於多虞，卒成耳目之塞，道致齒牙之猾。謂讒口為害元和憲宗五年五月二十一日疾卒於公館，年五十五。明年某月日返葬於潭州某原，夫人隴西李氏大理評事練之女，年三十三。貞元德宗十六年終於郴州，有子四人，曰贊，曰某，贊十三年矣。哀禮具焉。京兆尹弘農公楊始由湖南為江西，再以君為從事，知之最厚，痛君之能不施於劇任，惜君之志見屈於羣疑。

且以誌授宋先使備其闕古者觀其所使而知在  
上之德今也觀其所使一作而知在下之誠嗚呼  
可無辭乎銘曰

曼姓之裔春秋鄧國曼姓司徒隆漢漢鄧惟君是  
承有植其幹始屬奉常出參藩翰議讞西蜀平其  
狴犴巡視南楚總茲條貫質遷化居貨殖攸贊改  
煎鎔範貢輸增筭既飭財賦亦專傳館去牧荒陬  
隅也謂為肅其聽斷斲攘以息暴戾斯道行  
非選事進不避難聲始賴其寧終聞見憚疾與憂  
積志隨魄散年極中身也葬茲高岸才邪命邪

君子與歎

劉伯聲墓誌銘

宋曾鞏

慶曆仁宗之間余家撫州州掾張文叔與其內弟  
劉伯聲從余遊余與伯聲皆卑與久接得顛意以  
學問磨礪浸灌為事居三年乃別後數年余以貧  
而仕見伯聲於京師年益壯學日以益又數年余  
校書史館伯聲數過余飲酒談笑道舊故相樂也  
伯聲未老然以疾故亦衰矣既而余去京師而東  
更七州至亳伯聲子之美來告曰伯聲死八年矣  
將死時命之美屬余銘其言曰葬而不得余銘如

不葬也。余惟伯聲始從余遊。至今三十年見其少壯。至於有疾而衰。與之故。最久於其死而託銘於余。固不得而辭也。伯聲諱震。為人質厚沈深。寡言笑。恂恂蹈規矩。與人遊。見其一善。若恐不能及。見其一失。若恐不能拔。其篤於誼如此。讀書有大志。慨然欲有為者也。少孤。能自立。尤貧。然營疏屬之葬。孤姪之嫁。娶忘其力之不足也。數以進士薦於鄉。卒不合。晚乃得試。將作監主簿。曾大父澤。左補闕。贈吏部尚書。大父居仁。單州單父縣主簿。考絃。濟州司理參軍。其先清河人。自吏部葬。開封府之

東明。今為東明人。伯聲卒於熙寧神宗五年三月。戊戌年五十有三。葬於東明之陽山鄉白駒里。以元豐亦神宗三年十一月某甲子。妻賈氏尚書庫部員外郎式之女子。四人之美之純之奇之邵。二女嫁倪良器。李日新。張文叔。名彥博。予為之序。其文者也。銘曰。敏於求已。尚行寡言。反篤於求。古廣見多。聞有孰昇之。而施則也。維舊則信。以諗後人。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蘇明允墓誌銘。宋歐陽脩

文禮月詳卷五十二 墓誌銘 四三

有蜀君子曰蘇君諱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君之行義脩於家信於鄉里聞於蜀之人人無不字之久矣當至和嘉祐年並仁宗之間與其二子軾轍偕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脩得其所著書二十二篇獻諸朝書既出而公卿士大夫爭傳之其二子舉進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學稱於時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君之文博辯宏偉讀者悚然想見其人既見而溫溫似不能言及即之與居愈久而愈可愛間而出其所有愈叩而愈無窮嗚呼可謂純明篤實

之君子也曾祖諱祐祖諱杲父諱序贈尚書職方員外郎三世皆不顯職方君三子曰澹曰渙皆以文學舉進士而君少獨不喜學年已壯猶不知書職方君繼而不問鄉閭親族皆恠之或問其故職方君笑而不答君亦自如也年二十七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為文辭歲餘舉進士再不中又舉茂材異等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為吾學也悉取所為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筆不為文辭者五六年迺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

粹精精粹涵畜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  
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  
造於深微而後止蓋其稟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慤  
故得之精自來京師一時後生學者皆尊其賢學  
其文以為師法以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蘇以別  
之初脩為上其書召試紫微閣辭不至遂除試祕  
書省校書郎會太常脩纂建隆太祖以來禮書乃  
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祿與陳州項城縣  
縣字令姚闢同脩禮書為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  
成方奏未報而君以疾卒實治平英宗三年四月

戊申也享年五十有八天子聞而哀之特贈光祿  
寺丞勅有司具舟載其喪歸于蜀君娶程氏大理  
寺丞文應之女生三子曰景先早卒軾今為殿中  
丞直史館轍權大名府推官三女皆早卒孫曰邁  
曰遲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君善與人交急人  
患難死則卹養其孤鄉人多德之蓋晚而好易曰  
易之道深矣沮而不明者諸儒以附會之說亂之  
也去之則聖人之旨見矣作易傳未成而卒治平  
四年十月壬申葬于彭山之安鎮鄉可龍里君生  
於遠方而學又晚成常歎曰知我者唯吾父與歐

陽公也然則非余誰宜銘銘曰

蘇顯唐世實樂城人以宦留眉蕃蕃子孫自其高曾鄉里稱仁傳歟明允大發於文亦既有文而又

有子明濟其存不朽其嗣彌昌嗚呼明允可謂不

唐故朝散大夫商州刺史除名徙封州董府君墓誌銘

公諱漢字惟深丞相贈太師隴西恭惠公晉第二

子十九歲明兩經獲第有司沈厚精敏未嘗有子弟之過賓接門下推舉人侍側無虛口退而見其

人淡若與之無情者太師賢而愛之父子間自為

知己諸子雖賢莫敢望之太師累踐大官臻宰相

致平治終始以禮號稱名臣晨昏之助蓋有賴云

太師之平汴州年考益高挈持維綱鋤削荒類

絲節納之大和而已其囊篋細碎無遺漏繁公

之功上介尚書左僕射陸公長源齒差太師標望

絕入聞其所為每稱舉以戒其子揚疑孟叔度以

材德顯名朝廷及來佐幕府請明請交屏所

秋為太師薨始以祕書郎選遷

兆府法曹日伏階下與大尹爭是非大尹

屢黜<sub>レ</sub>見<sub>レ</sub>歲中奏<sub>レ</sub>為<sub>レ</sub>司錄參軍與<sub>レ</sub>預一府政以能  
拜<sub>レ</sub>尚書度支員外郎遷<sub>レ</sub>倉部郎中萬年令<sub>レ</sub>兵誅恒  
州<sub>レ</sub>成德改<sub>レ</sub>度支郎中攝<sub>レ</sub>御史中丞為<sub>レ</sub>糧料使兵罷  
遷<sub>レ</sub>商州刺史糧料吏有<sub>レ</sub>忿爭相牽告者事及<sub>レ</sub>於公  
因<sub>レ</sub>徵<sub>レ</sub>下<sub>レ</sub>御史獄公不<sub>レ</sub>與<sub>レ</sub>吏辯一皆<sub>レ</sub>引<sub>レ</sub>伏受<sub>レ</sub>垢除<sub>レ</sub>名  
徙<sub>レ</sub>封<sub>レ</sub>州元和<sub>レ</sub>憲宗六年五月十二日死<sub>レ</sub>湘中<sub>レ</sub>年四  
十九明年立<sub>レ</sub>皇太子有<sub>レ</sub>赦令許<sub>レ</sub>歸<sub>レ</sub>葬其子居中始  
奉<sub>レ</sub>喪歸元和八年十一月甲寅葬<sub>レ</sub>于河南河南縣  
萬安山下太師墓左<sub>レ</sub>夫人鄭氏柎公凡<sub>レ</sub>再<sub>レ</sub>娶皆鄭  
氏女生<sub>レ</sub>六子四男二女長曰<sub>レ</sub>全正惠而早死次曰

居中好<sub>レ</sub>學善<sub>レ</sub>為<sub>レ</sub>詩張籍稱<sub>レ</sub>之次曰<sub>レ</sub>從直<sub>レ</sub>字<sub>レ</sub>曰<sub>レ</sub>居  
敬尚<sub>レ</sub>小長女嫁<sub>レ</sub>吳郡陸暢其<sub>レ</sub>季女後<sub>レ</sub>夫人之子公  
之母弟全素孝慈友弟公坐<sub>レ</sub>事棄<sub>レ</sub>同官令<sub>レ</sub>歸<sub>レ</sub>公歿  
比<sub>レ</sub>葬三年哭泣<sub>レ</sub>如<sub>レ</sub>始<sub>レ</sub>喪者大臣高<sub>レ</sub>其行白<sub>レ</sub>為<sub>レ</sub>太子  
舍人將<sub>レ</sub>葬舍人與其<sub>レ</sub>季弟解問<sub>レ</sub>銘於<sub>レ</sub>太史氏韓愈  
愈則<sub>レ</sub>為<sub>レ</sub>之銘辭曰  
物以<sub>レ</sub>久<sub>レ</sub>弊或以<sub>レ</sub>輒<sub>レ</sub>廢考<sub>レ</sub>致<sub>レ</sub>要<sub>レ</sub>歸孰<sub>レ</sub>有<sub>レ</sub>彼此由<sub>レ</sub>我  
者吾不<sub>レ</sub>我者天<sub>レ</sub>斯而<sub>レ</sub>以<sub>レ</sub>然其<sub>レ</sub>誰<sub>レ</sub>使<sub>レ</sub>然<sub>レ</sub>歟<sub>レ</sub>即<sub>レ</sub>晉<sub>レ</sub>之子  
也史<sub>レ</sub>附<sub>レ</sub>晉<sub>レ</sub>傳謂<sub>レ</sub>王承<sub>レ</sub>宗<sub>レ</sub>為<sub>レ</sub>行<sub>レ</sub>營<sub>レ</sub>糧料使坐<sub>レ</sub>盜<sub>レ</sub>軍  
資<sub>レ</sub>流<sub>レ</sub>封<sub>レ</sub>州<sub>レ</sub>至<sub>レ</sub>長<sub>レ</sub>賜<sub>レ</sub>死<sub>レ</sub>誌<sub>レ</sub>不<sub>レ</sub>詳<sub>レ</sub>其<sub>レ</sub>事<sub>レ</sub>止<sub>レ</sub>曰<sub>レ</sub>死<sub>レ</sub>湘中  
諱<sub>レ</sub>之也公嘗<sub>レ</sub>佐<sub>レ</sub>晉<sub>レ</sub>幕<sub>レ</sub>中<sub>レ</sub>觀<sub>レ</sub>其<sub>レ</sub>銘<sub>レ</sub>辭<sub>レ</sub>意  
在<sub>レ</sub>言<sub>レ</sub>外<sub>レ</sub>既<sub>レ</sub>微<sub>レ</sub>而<sub>レ</sub>顯<sub>レ</sub>誠<sub>レ</sub>本<sub>レ</sub>史<sub>レ</sub>氏<sub>レ</sub>之<sub>レ</sub>筆<sub>レ</sub>哉



故江南西道觀察使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

公墓誌銘

唐韓愈

公諱仲舒字弘中少孤奉其母居江南游學有名  
 貞元德宗十年以賢良方正拜左拾遺改右補闕  
 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貶連州司戶參軍改夔  
 州司馬佐江陵使改祠部員外郎復除吏部員外  
 郎職方郎中知制誥出為峽州刺史遷廬州未至  
 丁母憂服闋改除作婺州蘇州刺史徵拜中書舍  
 人既至謂人曰吾老不樂與少年治文書得一  
 有地六七郡為之三年貧可富亂可治身安功立

無愧於國家可也日日語人丞相聞問語驗即除  
 江南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至則奏罷推酒錢  
 九千一作萬以其利與民又罷軍吏官債五十萬  
 悉焚簿文文字無書又出庫錢二十萬以丐貧民遭  
 旱不能供稅者禁浮屠及老子為六字自浮屠至為僧道  
 士不得於吾界內因山野立浮屠老子象以其  
 疑誑止漁利奪編入唐避太宗諱改民為之產在  
 官四年數其蓄積錢餘於庫米餘於廩朝廷選公  
 卿於外將徵以以字無為左丞吏部已用薛尚書故  
 代之矣長慶穆宗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未命而薨

年六十二天子為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遠近相  
弔以四年二月某日葬于河南某縣先坐之側公  
之為拾遺朝退天子謂宰相曰第幾人非其邪  
是時公方與陽城更疏論裴延齡詐妄士大夫重  
之為考功吏部郎也下莫敢有欺犯之者非其人  
雖與同列未嘗比數收拾故遭讒而與在知二作及  
制誥盡力直友人楊憲尹之屈免作不以權臣為  
意又被讒而出元和年號初婺州大旱人餓死戶  
口無字亡十七八公居五年完富如初按劾羣吏  
奏其贓罪州部清整加賜金紫其在蘇州治衙第

一公所至輒先求入利害廢置所宜閉閣草奏又  
具為科條與人吏約事當看備一旦張下民無不  
抃叫喜悅或初若小煩旬歲皆稱其便公所為文  
草無世俗氣其所樹立殆不可學曾祖諱字下無諱  
玄暎比部員外郎祖諱景肅丹陽太守考諱政襄  
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工更作部尚書公  
先妣渤海李氏贈渤海郡木天字無君公娶其舅女  
有子男七人初哲貞弘泰復洄初進士及第哲文  
學俱善其餘幼也長女壻劉仁師高陵令次女壻  
李行脩循作尚書刑部員外郎銘曰

天本自詳卷五十三 墓志銘 四七

氣銳而堅又剛以嚴哲人之常愛人盡已不倦以  
止乃吏之方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之光墓之  
有中一作石我最其迹萬世之藏此銘以常方光藏  
韻乃篇內三句用韻也堅嚴已止處女石迹四韻  
相叶為八小韻乃章內兩句用韻也此篇中既用  
韻而章內又各自用韻也以上職官

贈職方員外郎蘇君墓誌銘

宋曾鞏

熙寧神宗元年春余之同年友趙郡蘇軾自蜀以  
書至京師謂余曰軾之太父行甚高而不為世用  
故不能自見於天下然古之人亦不必皆能自見

而卒有傳於後者以世有發明之者耳故軾之先  
人嘗疏其事蓋將屬銘於子而不幸不得就其志  
軾何敢廢焉子其為我銘之余為之記其說曰君  
諱序字仲先眉州眉山人其先蓋趙郡樂城人也  
曾大父鉞大父祐父果三世皆不仕而行義聞於  
鄉里祐生於唐季而卒於周顯德後周太祖之間  
嘗以事至成都遇道士異之屏入謂曰吾術能變  
化百物將以授子祐辭不願道士笑曰是果有以  
過人矣而果始以好施顯名君讀書務知大義為  
詩務達其志而已詩多至千餘篇為文踈達自信

持之以謙輕財好施急人之病孜孜若不及歲凶  
 賣田以賑其鄰里鄉黨至熟人將償之君辭不受  
 以是至數破其業危於饑寒然未嘗以為悔而好  
 施益甚遇人無疎密一與之傾盡無疑礙或欺而  
 侮之君亦不變人莫測其意也李順叛攻眉州君  
 居園中守禦會其父病沒君治喪執禮盡哀退慰  
 安其母皆不失所宜慶曆年仁宗初詔州縣立學取  
 士士爭欲執事學中君獨戒其子孫退避人皆服  
 其行蜀自五代之亂學者衰少又安其鄉里皆不  
 願出仕君獨教其子渙受學所以成就之者甚備

至渙以進士起家蜀人榮之意始大變皆喜受學  
 及其後眉之學者至千餘人蓋自蘇氏始而君之  
 季子洵壯猶不知書君亦不强之謂人曰是非憂  
 其不學者也既而洵果奮發力學與其子軾轍皆  
 以文學名天下為學者所宗蓋雖不用於世而見  
 於家稱於鄉里者如此是不可以無傳也已君始  
 以子思為大理評事後累贈尚書職方員外郎享  
 年七十有五慶曆五年五月十一日終於家八年  
 二月某日葬於眉山縣脩文鄉安道里先塋之側  
 夫人史氏蓬萊縣太君二子曰渙尚書都官郎中

提點利州路刑獄公事有能名曰洵霸州文安縣  
主簿編纂太常禮書贈光祿寺丞孫七人位份不  
欺不疑不危軼軼殿中丞直史館軼商州軍事  
推官銘曰

蘇氏祖西值蜀崩分三世高逝以篤吾仁君始不  
羈勞躬以卑孝于父母施及窮嫠維見之卓教其  
子孫終化鄉邦學者誦誦維子若孫同時三人擅  
名文章震動四方相方迺本厥初考祖之自刻詩  
墓石以昇厥裔右處士銘四言

山南東道節度推官贈尚書工部郎中傅公

墓誌銘

宋王安石

公姓傅氏諱立字伯禮其先大名內黃人今鄆須  
城人也慶曆二年以五舉進士得同三禮出  
身主鄭州管城縣簿用舉者為滑州靈河縣令遭  
母夫人喪喪除以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知磁州昭  
德縣事嘉祐四年七月六日卒於官舍享年  
年六十六公以文行有聲於鄉其志氣甚大既久  
困不遂因不復有仕意鄉人強之乃起佐管城所  
為問義理如何不肯有所顧計貝州妖人為亂更  
坐不察者眾州縣懲艾有以妖告者輒文致之刑

辟或誣浮屠道人為妖州捕之急公辯其無罪即  
釋之在昭德縣人治河隄總役者妄怒以立威諸  
縣畏其糾劾莫敢校及答公縣人公奪之縱去縣  
人感悅不督而功自倍總役者亦不敢復犯公所  
部其施於政者多如此故其卒老稚相扶攜祭哭  
思慕久之不怠蓋公孝慈忠信剛毅有守遇事不  
為可愧其仁心尤至既病亟呼其季子告曰吾嘗  
質田於鄆數十口賴以活者三十年今田主往往  
而在汝兄仕於朝所不足者非財可以券還之於  
是長子方官於莫州及歸遭喪終以田歸主如公

戒公曾祖諱凝贈尚書庫部員外郎祖諱世隆尚  
書戶部員外郎知印州父諱珪右班殿直凡三世  
皆以經學舉至公始為進士而公字亦皆為進士  
曰堯俞尚書兵部員外郎曰舜俞郊社齋郎曰君  
俞未仕餘四人皆早死兵部君以才德為世名人  
嘗為諫官以言事不合辭知雜御史不肯就以熙  
寧神宗二年十月某日葬公於孟州濟源縣清廉  
鄉美化里以夫人長壽縣太君王氏祔於是公贈  
官至尚書工部郎中太君有賢行方兵部除知雜  
御史也適北使未返而親故皆賀夫人弗受治裝

為行及兵部歸而果辭不就以出也銘曰  
惟博厥先相武十告功皇夫上北星謂傅公躬服  
仁世守經奮發華藻揚芬馨宜殖福祿弘厥齡摧  
藏沈淹以滌淡齋志弗獲終冥冥爰有美子集帝  
庭忠功孝名神所聽平聲卜筮高原日永寧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宋歐陽脩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  
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主發微魯多  
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  
事之先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

弟之女子作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  
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  
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  
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為人剛直嚴重不妄與  
久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  
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  
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嘆嗟之而  
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為  
學官語于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  
也慶曆仁宗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

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遂召拜校書郎國子  
 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說詩其字有將以為待講而  
 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  
 直温以征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  
 監度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簽署  
 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鼎等十  
 餘人上言孫某行為世法經為久師不復棄之遠  
 方乃復為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亦神宗二  
 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六官  
 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為大理評事天子臨幸

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  
 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哭賻治其喪  
 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自葬先生於鄆州須城  
 縣盧靈一作泉鄉之北苞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註  
 不為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  
 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  
 義為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  
 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  
 篇錄之藏于祕閣先生一子大年尚幼銘曰  
 聖字有既歿經更戰戰字無焚逃藏脫亂僅傳得一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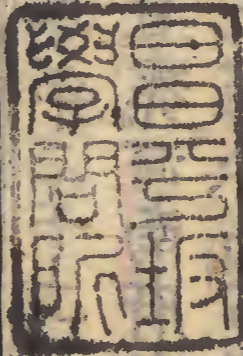
存衆說乘之汨其原性迂百出雜僞直後生率卑  
習前聞有欲患之寡攻羣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  
夫子闢浮雲刮磨蔽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  
博哉功利無窮垠有考其不在斯文

右千牛衛將軍仲夔宋宗室故墓誌銘

宋王安石

君諱仲夔字彥之曾祖諱元佐是爲魏恭憲王祖  
諱允言贈安遠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  
密國公父宗悅前左屯衛大將軍池州團練使祁  
國公君官至右千牛衛將軍坐法廢熙寧神宗元

年年二十二以五月二十五日卒至其年某月某  
日葬河南府永安縣妻郭氏有六男子死者四人  
士殮今爲右監門率府率一人尚幼銘曰  
託靈皇宗慶之多終以無祿傷如何棄此白白營  
山阿音窩上銘七言



山阿之墟。上若  
 高。其。人。之。多。矣。以。其。德。而。其。名。不。朽。也。  
 西。率。林。率。十。人。尚。以。其。名。而。其。名。不。朽。也。  
 未。矣。總。其。德。力。亦。不。朽。也。其。名。不。朽。也。  
 正。月。二。十。五。日。  
 整。字。子。一。見。

